

## 從日治時期視覺圖像看明治橋的空間意象轉變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吳謹為

### 摘要

2002 年，明治橋在戰後經歷更名改建，因整治工程而切割成塊，安置於河堤，引起眾人議論。然而，這並非它首次迎來被拆遷的命運，1932 年 11 月，隨著第二代新橋落成，第一代明治橋的鋼構分解至圓山動物園等地使用。儘管論拆除新建的理由，不乏運輸便利性、建築耐用性的考量，但除了結構和材質上的差異，第一、二代明治橋在造型及風格上有不小的轉變。作為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神橋」，它不僅是交通要道，也是界定與過渡神苑的門面，接壤市區敕使街道的盡頭。或許反過來地問，我們能否以明治橋為研究開展的主軸？

今日關於明治橋的認識，除了文字記錄，其實多來自圖像材料。是故，本文透過日治時期明治橋的視覺圖像，如美術作品、攝影和繪葉書等，針對兩代橋的表現形式與畫面構成元素進行分析，處理媒材與呈現手法的差異之外，搭配旅遊書、城市規劃相關文本記載，勾勒出第一、二代明治橋與空間的互動關係：從融入於自然的市郊邊陲，到神社精神空間清晰敞開的觀察。文末以《臺灣日日新報》和文學作品交叉對照，嘗試提供重新觀看明治橋的可能性。

### 關鍵字

日治時期、明治橋、臺灣神社、空間意象、城市規劃

## 前言

2002年，明治橋在戰後經歷更名改建，因整治工程而切割成塊，安置於河堤，引起眾人議論。然而，這並非它首次迎來被拆遷的命運，1932年11月，隨著第二代新橋落成，第一代明治橋的鋼構分解至圓山動物園等地使用。<sup>1</sup> 儘管論拆除新建的理由，不乏運輸便利性、建築耐用性的考量，但除了結構和材質上的差異，第一、二代明治橋在造型及風格上有不小的轉變。作為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神橋」，它不僅是交通要道，也是界定與過渡神苑的門面，接壤市區敕使街道的盡頭。或許反過來地問，我們能否以明治橋為研究開展的主軸？

以目前學界而言，尚無針對明治橋為主題的專論，在建築學領域，明治橋作為臺灣神社的附屬建築，收錄在部分研究中，內容涉及基本的時空背景和營造資訊。<sup>2</sup> 在藝術研究領域，大抵從「神聖性」與「現代性」兩個角度來理解作品中出現的明治橋。學者留啟群將明治橋視為進入臺灣神社之前的鋪排設計，營造進入神域之前的莊嚴氛圍；<sup>3</sup> 蔣伯欣在分析郭雪湖(1908-2012)《圓山附近》(1928)【圖1】時，將畫作視為寫生與想像交錯的屏幕，結合〈我初出畫壇〉文中郭雪湖回憶當時創作情境，得出「我『望』著鐵橋，『想像』山麓；我『觀看』圓山前景，『想像』被塑造為『聖域』的臺灣神社。」的論點。<sup>4</sup>

明治橋作為神社本體的延伸，抑或折射出神社賦予的神聖性之外，橋體本身也被視為官方營建的「現代建築」，殖民主義下現代化建設的產物。學者廖新田以視覺符號的角度，觀看作品中「現代化作為美學化」的機制；以鐵橋為例，其透視角度、幾何造型的語彙，重構屬於殖民現代性的美學秩序。<sup>5</sup> 盛鎧同樣從《圓山附近》【圖1】出發，對比於郭雪湖《松壑飛泉》傳統山水畫的格局，明治橋暴露風景裡的時間性，象徵文明現代性的社會變貌，卻又隱身於自然之中，成為一幅「融合近代西方寫生表現與透視空間觀的『日本畫』」。<sup>6</sup>

對於繪畫作品中的明治橋，討論最甚的《圓山附近》【圖1】之餘，邱函妮挑選更多臺灣美術展覽會（以下簡稱「臺展」）相關的作品與其他視覺圖像，進行

<sup>1</sup> 〈明治橋舊橋の鐵材を貰受く 臺北市が動物園其他の工事に使用〉，《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5月20日，夕刊，2版。

<sup>2</sup> 詳見黃士娟，〈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下之神社建築〉（碩士論文，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1998）；曾景斌，〈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2009）。

<sup>3</sup> 留啟群，〈神域與國魂——日治到戰後臺灣都市地景與都市圖像中國家意識〉，《臺灣美術》82期（2010.10），頁26-29。

<sup>4</sup> 蔣伯欣，〈作為方法的東洋：郭雪湖早期臺展作品初探〉，《臺灣美術》75期（2009.01），頁55-57。

<sup>5</sup> 廖新田，《臺灣美術四論》（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2008），頁47、57-58。

<sup>6</sup> 盛鎧，〈《圓山附近》與《南街殷賑》中的審美意識和空間意涵：郭雪湖畫藝的現代性〉，《臺灣美術》75期（2009.01），頁4-19。

完整的論述。研究中切入臺灣神社、明治橋建造與圓山發展等面向，觸及「神聖性」和「現代性」議題外，亦導出「公共性」的討論。邱函妮加入休閒觀光與臺灣八景的脈絡，點出圓山周遭公園與神社結合，建構出崇高與親近的兩者空間特性。<sup>7</sup>

本文除了鎖定日治時期明治橋的美術作品之外，將納入更多相關的視覺圖像，諸如攝影、繪葉書與鳥瞰圖等，搭配官方出版、旅遊書、城市規劃相關文本分析。以明治橋為核心展開，討論兩代橋的造型轉變、圖像表現形式與空間互動關係，重新觀看明治橋與圓山。其中，本研究在文章後段，從《臺灣日日新報》關於明治橋的相關報導著手，嘗試在圖像之餘，回望視覺語彙建構的明治橋，勾勒出圖像不可見的另類樣貌。

### 一、潛伏於自然之中：一代明治橋圖像（1901-1932）

圓山舊名圓山仔，原為仕紳陳維英（1811-1869）別莊之所在，又名太古巢。1895年日本總督府入主臺北，圓山被作為陸軍基地；1896年臺北縣知事橋口文藏（1853-1903）向總督府提出，將基地改為公園規劃地。1897年圓山公園開園成為臺灣第一個現代公園。<sup>8</sup> 同年總督府設置「故北白川宮神殿建設取調委員」與日本內務省社寺局協商，10月將圓山選定為臺灣神社的鎮座地。1898年，兒玉源太郎（1852-1906）和後藤新平（1857-1929）赴任，重新探勘之後，認為在基隆川對面的劍潭山，地勢更高、腹地更大，並且可以俯視臺北城區，遂將神社預定地改為劍潭。<sup>9</sup>

1901年臺灣神社與明治橋竣成，10月27日舉行鎮座式。第一代明治橋由總督府技師十川嘉太郎（1868-1938）設計與監工，長三百呎（約90公尺）、寬三十九呎（約11公尺）的鐵橋，人行左右、車道中央，護欄雕鏤桐葉造型，並有「明治橋」題字匾額鑲於橋頭【圖2】。<sup>10</sup> 當時的文獻中，一者強調橋體的壯觀，另者則讚嘆欄杆裝飾的精巧美觀，<sup>11</sup> 並且在鹽月桃甫（1886-1954）設計的旅遊戳章，

<sup>7</sup> 邱函妮，〈街道上的寫生者 日治時期的臺北圖像與城市空間〉（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0），頁71-80。

<sup>8</sup> 王惠君，〈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新北市：左岸文化，2019），頁136-138、160-162，書中原載「臺北廳長橋本文藏」，實應為臺北縣知事橋口文藏，可參考：「橋口文藏外數名地方官二任命ノ件」，〈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年4月1日；杉山靖憲，〈臺灣名勝舊蹟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510-512。

<sup>9</sup> 青井哲人，〈日本植民地期における台湾神社境内の形成・変容過程〉，《日本建築学会計画論文集》521號（1999.07），頁286。

<sup>10</sup> 臺灣神社社務所，〈臺灣神社誌〉（臺北市：臺灣神社社務所，1930），頁56。

<sup>11</sup>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臺灣寫真帖〉（臺北市：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8），頁2。

採用明治橋欄杆、臺灣神社社殿為元素，作為臺北市的代表【圖3、4】。<sup>12</sup>

1902年《臺灣日日新報》首回刊載明治橋的影像，雖為版畫【圖5】，<sup>13</sup> 構圖都相近於後來登版的攝影圖像【圖6】<sup>14</sup>：從「劍潭／臺灣神社」往「圓山／臺北城方向」的視角取景。畫面中位處於劍潭西北側的河岸，前景露出岸堤的河階與雜草，明治橋頭的匾額被遮蔽，橋體斜側切入畫面，凸顯出橋身交錯繁複的鐵架，和筆直的橋面與欄杆。遠方的低矮的樹叢，畫面右側即為圓山，左側向城內遠望，卻不見其他的人造建物。這樣穿梭在基隆川上，被自然環繞的明治橋圖像，也為1908年《臺灣寫真帖》採用【圖7】。此外，這本總督府官房文書課出版的寫真帖中，首篇為臺北市街全景，緊接著即為「臺灣神社與明治橋」、「臺灣總督府與其公室」，凸顯出殖民地者精神與政治權力的場域。

### （一）自然的邊緣

從上述的圖像來看，第一代明治橋所處的自然空間，近似於低度開發的狀態。確實地，儘管在日本領臺初期，圓山公園與臺灣神社就已列入預定建設之中；然而，就城市規劃而言，1900年《城內市區計畫》、1901年《城外南方市區計畫》、1905年《臺北市區計畫》【圖8】，圓山與劍潭都不在範圍之內。直到1922年臺北市改為市町制，「山仔腳」方才改為「圓山町」。<sup>15</sup> 即使如此，在地圖的標示中，除了沿路有零星建築，其餘多為田地或林地。

1908年，《臺灣日日新報》登載寫真術研究會松村卯一郎的攝影【圖9】，圖中出現在圓山河岸的屋舍，為1903年建造的劍潭俱樂部。<sup>16</sup> 國立圖書館藏的繪葉書〈臺灣臺北圓山公園〉【圖10】，位居於較高地勢遠眺，前景參差著竹梢，中景水面幾葉帆船與扁舟，遠景被蒼鬱的樹林分成兩側，一邊是臺北平原、另邊則是圓山公園，明治橋則沿著樹林的軸線上，斜靠於畫面左側。類似的取景出現在第二回臺展作品《明治橋》（1929）【圖11】。相較攝影的遠近深度，大坪測的繪畫將空間平面化，推近臺北街上的建築，抬高都鐸式樣（Tudor Style）的圓山別

<sup>12</sup> 1931年8月，鹽月桃甫受總督府遞信部委託，走訪臺灣各地並設計旅遊戳章。雖然1931年第二代明治橋已經開始施建，有趣的是鹽月似乎並未採用新橋為元素，透過照片比對可得知，他持續使用第一代明治橋的欄杆作為圖案。遞信部委託一事，詳見：〈旅行記念スタンプ 臺灣でも近く押捺 鹽月畫伯が畫稿整理中〉，《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6日，夕刊，2版。

<sup>13</sup> 《臺灣日日新報》最早出現的攝影圖像為1905年5月3日〈陣中的兒玉總督〉，在此之前報紙中的插圖多以版畫呈現；學者張世倫解釋，係礙於技術所致。詳見：張世倫，《現實的探求——臺灣攝影形構考》（臺北市：影言社，2021），頁153；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日日三十年史——附台湾の言論界》（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1928），頁49。

<sup>14</sup> 如〈明治橋（圓山）〉，《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9月3日，日刊，1版；〈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0月28日，日刊，11版；〈劍潭に架せる現在の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1日，23版。

<sup>15</sup>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市：群學出版，2010），頁247-249。

<sup>16</sup> 〈劍潭俱樂部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1月17日，日刊，2版。

莊（1913年竣工）、圓山動物園的穹頂籠架；弱化明治橋的縱深，使其橫向延伸到畫面之外。添上遠方的疊嶂的山脈，畫面變得更加稠密緊湊，僅留右下平靜的水面。這件作品雖命題為《明治橋》，但明治橋的位置並未凸顯，前景、中央乃至遠方山景，橋身在自然的邊緣，並朝向畫面外神社方向而去。

橋為自然的邊緣，在郭雪湖《圓山附近》得以窺見：明治橋半身隱沒在山壁後方，另一半露出指向畫外。橋體縱深的強度在前方的自然景致中消滅，而以些微地傾斜造成桁架交錯的效果。《圓山附近》多樣化植栽、富裝飾性的風格，被認為受到鄉原古統（1887-1965）第一回臺展《南薰綽約》（1927）「鮮豔用色、細密描寫」的特質，並受到帝展審查員畫家松林桂月（1876-1963）的推崇，可見官方審美的影響。<sup>17</sup> 除此之外，這片自然景色與田中農耕的婦人，也被學者視為是神域的隱喻，明治橋就像是臺灣神社精神與天皇神權的暗樁。<sup>18</sup> 又或者誠如蔣伯欣論著中所提：「《圓山附近》的視覺寓意應該落在『附近』，而非『圓山』，此作的探討重心，不是與實景對照、寫生可見的『圓山』，而是不可見的『附近』」。<sup>19</sup>

然而，如空降般的「神域」，是否真的跟圓山與劍潭自然完全契合？本文在此嘗試提出另一種詮釋。確實地，在神社社域的選定之中，遠離塵囂、親近自然是條件之一，如192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神社及社處理的相關要件」（神社及社ノ取扱ニ關スル件）提到：

- 一、神社或社創設的地點要遠離原來舊有的市街地，選址時不必顧慮參拜的不便，只要留意選定可以成為公眾參拜的位置。
- 二、社域要選定清靜地，不論是高地或是平地，都要在社域的周圍栽培常盤木，以他日能成為森嚴的社域。<sup>20</sup>

在當時的文獻中，時常以草木繁盛來強化神苑的「崇高」、「森嚴」之感。但是，這樣的「草木」並不完全等同於敷地上原先的植披。根據青井哲人的研究，他將臺灣神社境地擴張分成三階段，其中在第二次（1913-1914）的整治項目，包括將劍潭原有「竹藪與雜樹的密林」伐除，進行獻木植樹。<sup>21</sup> 在神域中營造森嚴氛圍的「理想自然」，或許可以略見於木下靜涯（1889-1988）的《臺灣神社》（1938）【圖12】，畫中適時的留白、設色濃淡，醞釀雲霧飄渺的氣氛，松杉之屬的樹頭圍繞在社殿四周，底下尚有幾株白梅點綴。於是乎，神域中溫寒帶植物打造的「純

<sup>17</sup> 顏娟英，〈臺展東洋畫地方色彩的回顧〉，收入顏娟英著譯，鶴田武良譯，《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台北市：雄獅出版，2001），頁490、493。

<sup>18</sup> 邱函妮，〈街道上的寫生者 日治時期的臺北圖像與城市空間〉，頁77。

<sup>19</sup> 蔣伯欣，〈作為方法的東洋：郭雪湖早期臺展作品初探〉，頁7。

<sup>20</sup> 〈神社及社ノ取扱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總內第1132號（1924.04），頁48-49。譯文引自陳鸞鳳，〈日據時期在臺神社社域特徵之研究〉，《社會科學教育學報》5期（2002），頁93。

<sup>21</sup> 青井哲人，〈日本植地地における台湾神社境内の形成・変容過程〉，頁289。

淨地」，與官展中強調地方色彩、複多繁密的「南國風」<sup>22</sup> 成為矛盾。在此，臺灣神社之不在，而明治橋作為神苑的邊界，卻也在自然的邊緣，幽微地被引進畫作之中。

## （二）神域的邊緣

明治橋作為臺灣神社的神橋，仍是有神社與橋同時存在的圖像。例如落款「墨氏」的〈臺灣神社〉繪葉書【圖 13】，簡筆繪出鐵橋的結構，位於山腳水流之處；山麓的參道被樹叢與雲氣遮蔽，直到鳥居前才露出路面，接近山嶺則佇立著社殿。神社在上、明治橋在下，中間留白暗示林裡雲霧繚繞、山巔之高。發揮極致者，好比 1911 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八景」的系列插圖，根據落款「キン」、「欽」推測應為石川欽一郎（1871-1945）所繪。<sup>23</sup> 〈明治橋の朝〉【圖 14】以線條勾勒出鐵橋身，還不忘讓橋頭平行側傾，使桁架交錯而不單調。橋的兩端用筆觸色塊表示河岸的樹林，中景留白，遠景則用線條刻劃出社前鳥居的造型。又如第一回臺展入選萩谷秋琴（1875-1952）的《圓山》【圖 15】，畫中的明治橋使用單點透視繪製，將消失點放在劍潭河岸，橋頭出於畫面邊緣；消失點偏高，故路面微微浮起。中景同樣留白，然後是遠方如屏幕升起的山頭，用較深的設色，點明山上神社的位置。

繪畫中近乎兩段式的操作，以凸顯神社的崇高，然而在攝影中卻難以達成。例如《臺灣神社誌》附圖〈神苑全景〉【圖 16】、國立圖書館藏〈臺灣神社境內〉繪葉書【圖 17】，由於山勢非想像中的高，社殿與鳥居僅能在樹林中露出一小部份，且參道的軸線並不明確，而明治橋的比例大於前二者。除非利用拼接的方式【圖 18】，才能同時清楚看見神社與神橋。

尚有一種鳥瞰圖的形式，以奇觀誇張的手法，表現出精細又壯觀的場面。臺灣神社社務所發行的〈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境內之圖〉【圖 19】，由於主要繪製神社境內的施設，詳盡描繪各式建築與紀念物，並以榜題標註。畫中將主要的消失點放在山頂，筆直的山坡延展開整個社域，神苑則是以裝飾性的樹叢與雲氣鋪滿。明治橋則在山頂的對角線位置，位於山腳的最低處，接壤彼岸封閉的樹林。有趣的是，對比神社的消失點，明治橋亦有自己的消失點，恰巧就在彼岸。

上述臺灣神社與明治橋並存的圖像，譬如「頭」與「腳」的關係，社殿在山

<sup>22</sup> 歐亨生，〈第一回臺展評〉，《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30 日，收入顏娟英著譯，鶴田武良譯，《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台北市：雄獅出版，2001），頁 188。

<sup>23</sup> 學者張世倫推測，此系列繪圖可能是臺灣報紙上最早刊載的八景圖像，惟其註解「『明治橋の朝』一作未實際刊出畫作」與本研究稍顯出入。原因可能為命名上，有七景為「臺北八景之一」，唯獨明治橋使用「臺北の八景の一」標題，造成報紙查找關鍵字的不便。詳見：張世倫，《現實的探求——臺灣攝影形構考》，頁 153、176。

巒的制高點，明治橋則在山腳與河水流經之處。更甚者，本文試著提出新的觀察，即第一代明治橋與神社之間，隱然不連續的關係。誠如上述〈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境內之圖〉【圖 19】的分析，臺灣神社與明治橋存在著兩個各自的消失點與透視關係。又從萩谷秋琴《圓山》【圖 15】一作，明治橋以單點透視描繪，神社則坐落在平面性的遠山之中。圖像裡的留白、重新嫁接，雖然渲染神社的崇高性，或使神社在上、神橋在下的關係確立，卻也揭示空間中斷裂的存在。

## 二、向文明生活開放：二代明治橋圖像（1933-1945）

第一代明治橋自落成之後，因為河水淤積與腐朽，歷年修繕。<sup>24</sup> 加上進入神社前的參道分支銜接士林街道，隨著來往車流與參拜人數增加，除了疏通橋前的近山處、拓寬參道，1928 年明治橋新造預算確認，<sup>25</sup> 1931 年開始施工，1932 年 10 月 27 日在臺灣神社大祭前舉行開通式【圖 20】。<sup>26</sup> 同年 11 月 17 日第一代鐵橋拆除【圖 21】，<sup>27</sup> 第二代明治橋 1933 年正式竣工。<sup>28</sup>

二代明治橋為「鐵筋混凝土固定拱上路式公道橋」【圖 22】，長約 100 公尺，寬約 17 公尺，護欄和裝飾燈塔使用山口縣德山產花崗岩、青銅燈具。<sup>29</sup> 整體灰白色基調、厚實又具流線的拱肋與護欄，橋上豎立燈柱，更為寬廣氣魄【圖 23】。小林羊六生在〈臺灣神社と明治橋〉文中提到：「通往神社的明治橋，最近壯麗的改造，更添一道景致、更加莊嚴。……幾經風霜，如今以架設現代式樣、華麗的橋所替代。」<sup>30</sup> 山崎鋈一郎《臺灣の風光》更是以「現代化（モダン化）」、「颯爽之姿」形容之。<sup>31</sup> 言下之意，第二代明治橋不但比一代鐵橋更符合「現代」的特徵，似乎在「壯觀、莊嚴」的塑造上略勝一籌。

### （一）休閒觀光的市郊

上述壯闊的特質也顯現在圖像中，如第九回臺展入選的野村誠月《新晴》（1935）【圖 24】，明治橋主導畫面的透視與佈局，欄杆貫穿畫面，並與燈柱切分出橋上與橋外。橋上撐傘的二位女性，闊步朝觀者邁進，後方的路人穿梭於道路

<sup>24</sup> 小林羊六生，〈臺灣神社と明治橋〉，《臺灣》6 卷 1 期（1935.01），頁 46。

<sup>25</sup> 〈明治橋新設費 來年度豫算編 七十餘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7 月 6 日，夕刊，4 版。

<sup>26</sup> 〈臺灣神社大祭前 新明治橋開通式 文武官民代表參列〉，《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0 月 27 日，日刊，8 版。

<sup>27</sup> 〈舊明治橋 重量百噸 曳至陸上成功〉，《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1 月 19 日，日刊，8 版。

<sup>28</sup> 臺灣神社社務所，《臺灣神社誌》（臺北市：臺灣神社社務所，1935），頁 123。

<sup>29</sup> 〈附圖說明—明治橋新橋の概要〉，《臺灣建築會誌》六輯 1 號（1934.01），頁 42。

<sup>30</sup> 小林羊六生，〈臺灣神社と明治橋〉，頁 46-47。

<sup>31</sup> 山崎鋈一郎，《臺灣の風光》（和歌山市：山崎鋈一郎，1938），頁 14。

之間，一對父女倚靠欄杆旁，向外望去。除了橋上的漫遊者，橋外的水面上浮著兩葉輕舟，乘客用船槳划行，一派輕鬆。明治橋後方，突起的淺色山壁分出往士林的街道和山後隱蔽的參道，在山腰處，社殿露出上半屋簷。

若從郭雪湖《圓山附近》【圖 1】裡田園風景裡農耕的婦人，對比野村誠月《新晴》【圖 24】漫步的路人，前者的明治橋作為背景的一環，後者橋體引導空間的分佈，與群眾互動。學者邱函妮稱之為「散步的表徵」，現代文明都市中，市民旅遊與參拜的一體性，神社從宗教建築跨渡為公共建築，更添教化的意涵。<sup>32</sup> 田中一二在《臺北市史》〈大小公園と散策地と涼み場所〉一節裡，說明公園為文明都市必要之建設，隨著城市發展、現代化交通普及、文明素養提升，更多人外出，並且公園應是人民保健與撫慰身心的地方。文中在圓山公園的介紹裡，也加入前往臺灣神社參拜的行程。<sup>33</sup>

從圖像來看，如〈臺北市圓山公園前〉繪葉書【圖 25】，雖名為「圓山公園前」，但同時也正是明治橋前，拍攝寬廣的路面，地上劃設交通標線，停靠若干輛汽車，人行道的路人從圓山公園旁蔓延到明治橋上。〈臺灣明治橋下〉繪葉書【圖 26】則拍下停泊在堤岸邊的遊舟，同樣的主題也出現在 193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圖 27】，拍攝者站在略高處俯視，讓水岸佈滿整個圖像，乘客倆坐在嬌小的船上。注意到這些船隻，不同於貨船與帆船【圖 28】，船身更小、並且只能用船槳划行，意即休閒之用、為擁有「空閒時間」<sup>34</sup> 之人搭乘。

而圓山公園持續有不同設施的加入，休閒觀光相關如圓山動物園（1914）、兒童遊樂場（1934）等，<sup>35</sup> 成為民眾乘車前往的勝地。至於明治橋，則成為神社與公園之間明顯標的，誠如小說家吳漫沙（1912-2005）在寫作中曾有一段臺詞：「明治橋下，從臺北市乘坐合自動車到圓山，就是明治橋，那裡有臺灣神社和一個動物園」。<sup>36</sup>

總督府鐵道部發行《臺灣旅行鐵道案内》1935 年版淡水線的介紹附圖【圖 29】，便是從汽車內傾斜的窗框，框出明治橋的燈臺，代表著整體明治橋；不過在同頁三連圖中，上接正在棒球競賽的圓山球場、下接駛往北投的士林街道。同

<sup>32</sup> 邱函妮，〈街道上的寫生者 日治時期的臺北圖像與城市空間〉，頁 79-81。

<sup>33</sup> 田中一二，〈大小公園と散策地と涼み場所〉，《臺北市史》（臺北市：臺灣通信社，1938），頁 169-170。

<sup>34</sup> 在日本統治期間，引進西方新時間觀進入臺灣，每週一天公休、加上政府規定的節慶假期，平均每人每年有 90 日的休息天，新時間制度的改變，也促成人民得以前往公共設施進行休閒活動，詳見：徐聖凱，〈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18），頁 17。

<sup>35</sup> 關於圓山公園歷年設施統計一覽，可見徐聖凱，〈日治時期都市公園的設施組成、休閒機能 and 活動變化〉，《臺灣史研究》27 卷 2 期（2020.06），頁 37。

<sup>36</sup> 吳漫沙，〈黎明了東亞〉，《南方》138 期（1941.09），頁 27，轉引自江寶釵，〈論臺北城的殖民現代性——以市區改正與新興建築為觀察核心〉，《文與哲》20 期（2012.06），頁 142。

樣以車窗往明治橋取景的影像，也出現在同年《カメラで見た台湾》旅遊特刊之中，學者張世倫分析，這種攝影風格係受到 1930 年代日本新興寫真風潮影響，強調讀者作為潛在觀光客，以一種旅者主觀個人化的移動身體，呈現第一人稱的實地體驗感。<sup>37</sup>

值得一提的是，1930 年代伴隨著休閒觀光如火如荼地發展，學者呂紹理針對《臺灣旅行鐵道案内》1912 年、1930 年版本比較，發現景點的選擇上，溫泉、海水浴場與公園的資訊增加的同時，各地神社的篇幅亦增加。尤以神社、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遺跡、日軍登陸地等景點，他分析其中缺乏時間性與歷史性，說道：「雖然是『歷史事件』的發生地，但它之所以獲選，是因為這些地點具超越時間的『神聖性』，是要讓人永遠記得這些地方」。<sup>38</sup> 而增幅的趨勢，到了 1935 年版本仍然可見。<sup>39</sup>

## （二）精神生活的玄關

明治橋上燈臺的四角方型帽飾，尖頂加上擬寶珠青銅造型，近似於參道兩側的石燈籠，搭配略帶裝飾藝術風格（Art Deco）鋼筋混擬土拱橋，<sup>40</sup> 呈現東西方建築語彙的結合。亦有學者傅朝卿歸納為「東洋歷史式樣」，原先使用在武德殿、傳統寺社建築的元素，如今過渡至二代明治橋之上。<sup>41</sup> 相比過去第一代鐵橋繁複細緻的桁架與欄杆裝飾、懸掛明治橋的題字匾額，皆在二代橋體上消失，空曠的橋面只剩燈臺聳立，從明治橋正面望去，直接面對參道的鳥居。

東洋歷史式樣的燈臺更強化明治橋作為神社的延伸，如《臺灣神社誌》（1935）提到：「（按：明治橋）它的結構與時俱進，不僅較先前比來得更宏大，左右兩側欄杆附設六箇大小的銅製燈籠柱，於神社前端更添壯觀。」<sup>42</sup>，作為「神社的前端」，引領眾人進入神域的精神玄關。不僅如此，圖像中燈臺更具有標誌性的作用，如郭雪湖《橋畔春雨》【圖 30】，雖然只繪出橋頭，但拱形的橋身與燈臺使人得以辨識為明治橋。

<sup>37</sup> 張世倫，《現實的探求——臺灣攝影形構考》，頁 169-170。

<sup>38</sup>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旅遊活動與地理景象的建構〉，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305。

<sup>39</sup> 關於《臺灣鐵道旅行案内》中景點的分類與統計，可參見：曾山毅，《植民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4），頁 190-191；齊藤啟介，〈《台灣鐵道旅行案内》塑造的台灣形象〉（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2），表 3。

<sup>40</sup>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2003），頁 296。

<sup>41</sup> 傅朝卿，《臺灣建築的式樣脈絡》（臺北市：五南文化，2017），頁 74-75。

<sup>42</sup> 臺灣神社社務所，《臺灣神社誌》（1935），頁 123。原文中指橋上燈籠柱為「六箇」，實際參照設計圖與照片，橋上應為四個大燈臺、四個路燈和近岸護欄轉角燈座四個，與文中數字有所出入。

鳥瞰圖繪師金子常光的〈臺北市大觀〉(1934)【圖 31】，臺灣神社比較城內建築被刻意放大，並從樹林中浮上，清楚呈現臺灣神社的軸線與層次。明治橋的四個燈臺格外突出，透過白色，加強明治橋、參道到鳥居視覺上的連貫性。吉田初三郎〈臺灣八景別格：臺灣神社〉繪葉書(1935)【圖 32】同樣以白色來顯現明治橋到神社的一體性，不似〈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境內之圖〉【圖 19】誇張的表現形式，相反地，吉田初三郎保留更多的畫面，讓前景的明治橋有足夠空間向神社方向展開。

尚有其他作品較為不同，木下靜涯在《臺灣警察時報》新年號的插圖(1938)【圖 33】，使人聯想到第一代明治橋表現形式之一，採用雲霧與分層營造崇高感。不過，橋身只繪出一部分的橋拱與燈臺，大部分也隱沒在雲氣之中；層次也從上下兩層，再分一層為社務所、休憩所與石燈籠，一層為拜殿與本殿。<sup>43</sup> 鄉原古統〈臺灣の守護神たる官幣大社臺灣神社を明治橋より拜したる圖〉(從明治橋遙拜臺灣守護神臺灣神社之圖，1940)【圖 34】，圖像中凸顯明治橋橋面的敞開，偌大的平面上些許行人與汽車點綴。但進入到社域內時，則轉為聳立的屏幕，以疊嶂的山勢向上，社殿則坐落山麓之間。

### 三、不只是聖地：明治橋下有什麼？

綜上所述，在明治橋的視覺圖像中，兩代橋之表現與構圖的差異，暗示明治橋與空間關係的轉變。然而，回顧這些圖像，出自官方性質展覽的入選作品、觀光紀念繪葉書或政府出版物等，其背後意圖形塑的明治橋空間，與實際人與明治橋的互動模式究竟是否全然相符？在此章節中，嘗試針對視覺圖像之不可見，從文本的分析中，給予反思。

本研究依「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sup>44</sup>，針對符合明治橋關鍵字的報導進行分析，相關新聞篇數約 447 篇。根據報導標題與內容，共分類成「神社參拜、祭典狀況」、「新建與修繕工事」、「投水意外或自殺」、「育樂民俗活動」、「詩文遊記創作」、「事故」(車禍、衝突等)、「照片」(無文字報導)、「其他」約八個項目，報導篇數比例如【表 1】。

以下本章節將挑選《臺灣日日新報》中若干個特定主題為例，這些主題跨度第一、二代明治橋，可重新觀看對明治橋本身的空間意象，揭示視覺圖像裡的「聖地」背後，所存在混雜特質。

<sup>43</sup> 關於臺灣神社內的建築分佈，可參考〈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境內之圖〉辨識。

<sup>44</sup> 「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https://cd3a.lib.ncu.edu.tw/> (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一)「臺灣特色的鄉野風光」：家鴨飼

1923年3月20日〈殿下行啓彙報 教育會飼鴨映畫〉提到，為4月裕仁親王行啟訪臺，臺北州決定讓殿下觀覽基隆河上家鴨飼養的情況，於是預先前往明治橋下預演，並由臺灣教育會寫真部協助拍攝紀錄。<sup>45</sup>文中稱道，群鴨的景象是「內地所不得見之美觀」，而在訪臺結束後仍有多篇幅的報導。<sup>46</sup>這樣明治橋下的形象，並未因裕仁親王行啟結束而消散，桑木政彥《臺灣寫真大觀》(1933)

【圖35】收錄一張從河面上拍攝的影像，一位鴨農灑落飼料於水上，餵食鴨群，遠方的背景即為第一代明治橋的身影。圖片說明寫道：

最能表現臺灣地方特色即是養鴨。一人一竿就能自由自在操控幾十隻、幾百隻、有時甚至幾千隻鴨。宛如馬上將軍指揮幾萬兵的模樣。前幾年皇太子殿下下來臺時，提供參觀的是基隆河飼養數千隻鴨的實況，增添其興致。乍看沒有什麼，卻需要特殊的技術。是臺灣獨特的景觀之一。<sup>47</sup>

由此可知，「飼養家鴨」從臺灣日常景觀中，有了親王的加持，被標註為臺灣特有的風景。然而，反過來說，即使圓山與劍潭由於神社與公園需求，農耕用地的徵收，河面上的飼養生態卻成為宣傳，以影像留存；反而也透露出在聖地之前，已然存在臺人的勞動場域。

## (二) 文人寄寓心志的所在

在圖像可以見得，二代明治橋之後的1930年代，圓山的休閒觀光發展才逐漸達到高峰。不過在此之前，文人雅士們就在此找到他們心中的風景：

橋稱明治自高華。學理西來妙豈誇。砥地檜探秋水滿。擎天鐵柱夕陽斜。江楓猶街千條柳。野菊初開九月花。休唱洛陽烟景好。此間烟景意堪嘉。<sup>48</sup>

——楊松〈明治橋〉

<sup>45</sup> 〈殿下行啓彙報 教育會飼鴨映畫〉，《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20日，日刊，5版。

<sup>46</sup> 如〈台覽を蒙つた家鴨飼(明治橋下にて)〉，《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4月30日，日刊，5版；〈飼料昂騰及家鴨〉，《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05月26日，夕刊，4版；〈萬羽の家鴨放飼を明治橋下で 台覽に供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29日，日刊，5版。

<sup>47</sup> 桑木政彥，《臺灣寫真大觀》(臺北：臺灣寫真大觀社，1933)，頁25。譯文節錄自〈基隆河的家鴨飼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網址：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1.008.0081.0025>> (2022年1月14日檢索)。

<sup>48</sup> 楊松，〈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1月8日，日刊，1版。

楊松末句「休唱洛陽烟景好。此間烟景意堪嘉。」似乎也暗示著遙想故國的時代逐漸遠去。但這樣的想法也並非每個人都相同，例如王紫芳的〈明治橋晚眺〉：

雲山希望遍流霞。明治橋邊起暮伽笳。樵笛吹回千樹黯。漁舟唱催  
半帆斜。禪關鳴磬推歸客。野渡殘陽射宿鴉。太古巢荒人已渺。滄  
茫憑弔感無涯。<sup>49</sup>

——王紫芳〈明治橋晚眺〉

同樣末句「太古巢荒人已渺。滄茫憑弔感無涯。」的抒發，反而在殘陽、夕陽之下的明治橋，緬懷清代文人陳維英故居的荒渺，充滿無限感慨。

不只是《臺灣日日新報》刊登的詩文，在當時的文學雜誌與期刊，都略見以明治橋為題材的創作。林華的實情小說〈斷腸聲〉，描寫主角將青春歲月投注於讀書求試，然而日本領臺之後，原有的科舉制度不在，如今主角也不再年少。為及時行樂，主角夜裡乘摩托車至明治橋，忽有歌女吟唱《長恨歌》，使主角想起情場失意的往事，痛苦如斷腸，致人於死地。<sup>50</sup>

### （三）情斷／魂斷的場所

根據本文的對《臺灣日日新報》的統計可以發現，明治橋「投水意外或自殺」相關的新聞篇數比例不少，甚至略多於「神社參拜、祭典狀況」——然若加總神社相關的修繕工事或皇民精神生活的育樂活動，仍多於投水事件報導——這樣的現象在第一代明治橋落成前，幾乎不曾發生於圓山一帶。從《臺灣日日新報》「投水意外或自殺」相關新聞的年代分佈來看【表 2】，在 1902 年開始有零星的落水事件，在 1910 年代末達到高峰，1933 年是第二次高峰，不過在 1934 年又瞬時降低為零。<sup>51</sup>

若分析報導過的明治橋落水事件，自殺與感情殉死的比例較高，1918 年的報導〈自殺的場所（下）圓山方面與下崁庄〉，顯示當時的人們也不甚清楚原因：作為臺灣神社的神橋，本是神聖而崇高的地域，竟成為自殺事件頻繁的地區。<sup>52</sup>而其中感情殉死的篇幅不少，罹難者多為年輕男女、娼妓，例如 1918 年 3 月的

<sup>49</sup> 王紫芳，〈明治橋晚眺步紫芳君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7 月 4 日，日刊，3 版。

<sup>50</sup> 林華，〈斷腸聲（一）〉，《風月》19 號（1935.08），頁 4。

<sup>51</sup> 關於「投水意外或自殺」相關報導的統計，是根據報導篇數，不代表實際落水案件的數量。此指降低為零，亦非指實際無發生落水事件，而是無報導篇幅。詳細關於日治時期圓山一帶的自殺或投水意外案件分析，還有待研究。

<sup>52</sup> 〈自殺の場所（下）圓山方面と下崁庄 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3 月 29 日，日刊，7 版。

艋舺貸座敷梅月第二支店的娼妓政岡與情夫淺山的落水事件。<sup>53</sup> 或如 1933 年 7 月，新莊郡的蔡丁南，男有家室卻仍在外與女徐氏柑有關係，遂兩人殉死，文中還提到，迷信者認為是水鬼交替作祟。<sup>54</sup>

更甚者，亦有不少具有身分地位的人在此投水自縊，如臺北州協議會員蔡彬准的第三夫人與其子（後因派出所巡查而獲救），<sup>55</sup> 或如開設在明治橋旁，主要店家蜆（しじみ）茶屋的老主人福山清次郎，因精神異狀投水。<sup>56</sup>

#### （四）不法的灰色地帶

上述「投水意外或自殺」相關報導，使我們不禁思考，聖地正面性的意義。1916 年 5 月 9 日的報導，大龍峒街的炭坑苦力王烏蚶，在 1915 年 12 月破壞明治橋橋臺，將揭取下的金屬盜賣。在隔年的 1 月與 8 月累犯，並將盜取的鉛塊藏於神社境內的山林之中。<sup>57</sup> 此類不法事件，不禁使我們反思，該處對於當時人們的真正意義為何？不僅如此，明治橋身為神橋的精神性，恐怕在當時人眼裡似乎也非絕然的普遍認知。

### 結語

本文第一部份從一代明治橋的視覺圖像開始梳理，從中發現明治橋在畫面構圖上，存在的「邊緣」特質。一者是在自然的邊緣，如攝影 1908 年《臺灣寫真帖》【圖 7】、繪畫郭雪湖《圓山附近》【圖 1】、大坪測《明治橋》【圖 11】，實際取景或創作者構圖想像，讓林藪、河水環繞，將橋身推出畫面中心之外。另者則是臺灣神社的邊緣，如石川欽一郎〈明治橋の朝〉【圖 14】、萩谷秋琴《圓山》【圖 15】，更甚者如〈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境內之圖〉【圖 19】，強化神社主體的崇高性，將主殿抬升至雲霧之上，創造出攝影實際所無法呈現的高度，相較者將明治橋至於低處，同樣與樹林河流為伍。

明治橋隱然的存在，之於學者廖新田所言幾何科學式觀看的美學秩序，明治橋似乎呈現一種不完全性，它被推擠到畫面的邊界與邊界外，或者包圍在封閉的

<sup>53</sup> 〈男一人に女二人 圓山明治橋下の心中〉，《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3 月 25 日，日刊，5 版。

<sup>54</sup> 〈明治橋下 情死男女 姓名查明〉，《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7 月 17 日，日刊，4 版。

<sup>55</sup> 〈入水する所を 巡查に救はる 蔡氏の第三夫人 八歳の子供と共に〉，《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 月 27 日，日刊，7 版。

<sup>56</sup> 〈投身老人は 蜆茶屋の主人〉，《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9 月 17 日，夕刊，2 版。

<sup>57</sup> 〈明治橋の橋臺を剝ぐ 空罫買賣に賣る〉，《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5 月 9 日，日刊，7 版。

自然中。本文也嘗試解釋包圍明治橋的實際自然，與規劃神社域內的理想自然有所不同，前者存在於原有林相的多樣植被，後者則是於山巔與雲氣間的松杉之屬。這種一代鐵橋與神社兩者間的關係，甚至可能包含一種幽微的斷裂，同樣體現在透視軸線的不連貫，抑或透視的縱深與屏幕平面性相交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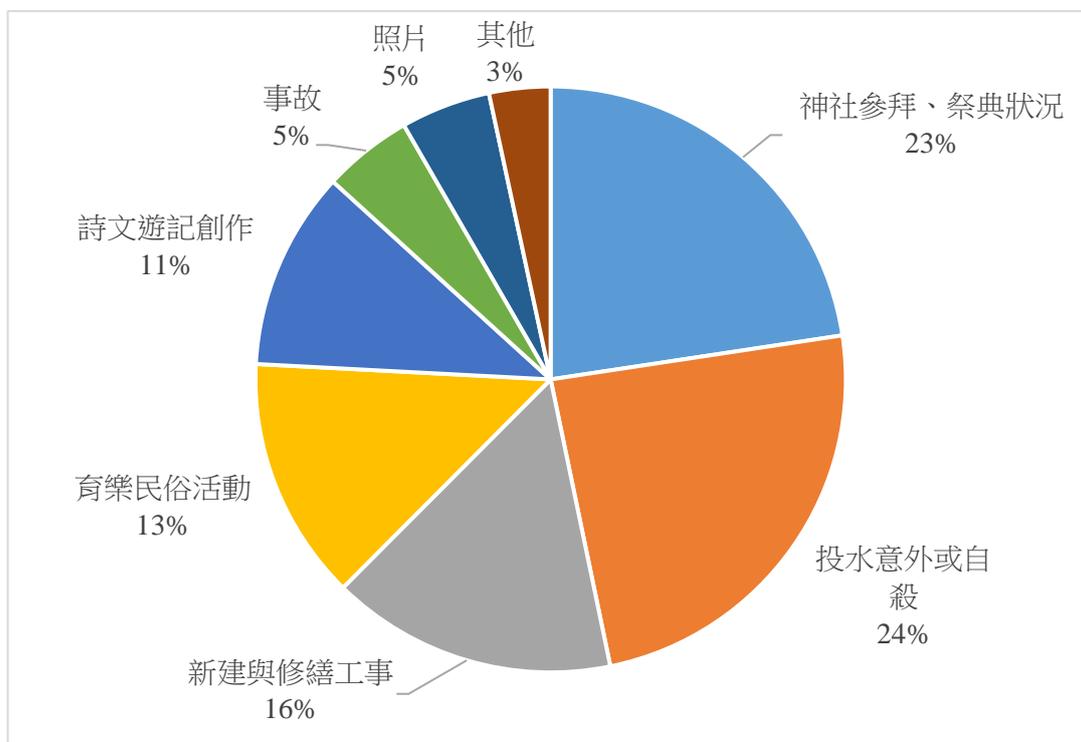
本文第二部份關於二代明治橋的分析，造型上從原本強調鋼構、欄杆雕飾之繁複精巧，到二代橋的「現代化（モダン化）」、「颯爽之姿」，寬敞開放與宏偉的語彙，明治橋上的視野得以被穿透，並直望社域前的第一鳥居。這種開放性也暗示著神社對眾人敞開的公共性，作為現代文明都市的一環，參拜與娛樂休閒被放在一起，如繪畫野村誠月《新晴》【圖 24】、繪葉書〈臺北市圓山公園前〉【圖 25】與〈臺灣明治橋下〉【圖 26】，人群進入到畫面之中，不再是以《圓山附近》【圖 1】裡農婦之姿，而是納涼的市民們。

在《新晴》【圖 24】中我們已經可見，明治橋在畫面中被視為神社的延伸，甚至能夠主導畫面的構圖。沒有了鐵架、名字匾額，東洋歷史式樣的燈臺佇立，不僅風格上延續參道上的石燈籠，作為神社的前端，標誌神社聖域的範疇。圖像表現上，如金子常光的〈臺北市大觀〉【圖 31】、田初三郎〈臺灣八景別格：臺灣神社〉【圖 32】，透過軸線與顏色的和諧，明治橋、參道、鳥居直至社殿之前，被統合成為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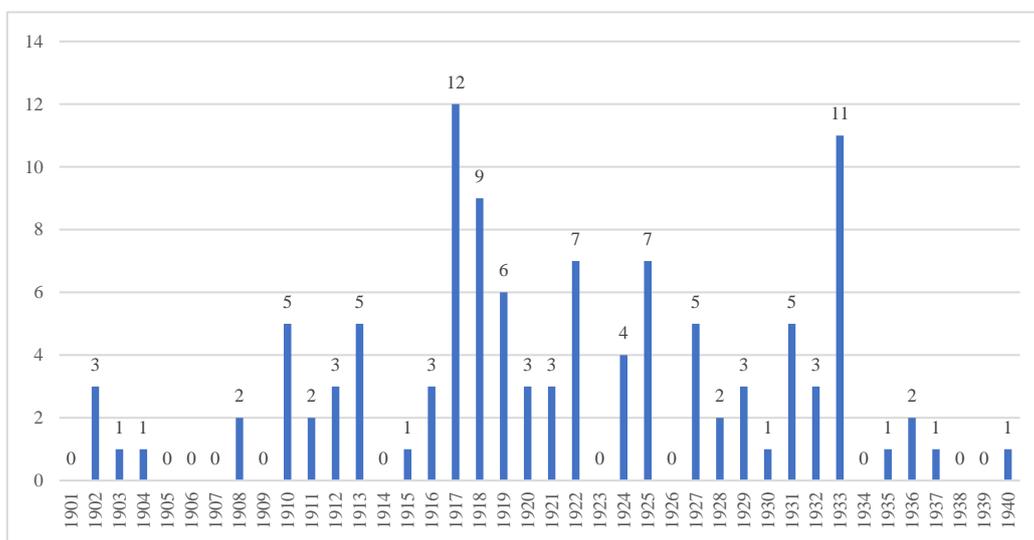
然而，在圖像不可見之處，在橋下、岸邊、森林中或者夜晚十分的橋畔，明治橋在實存的空間裡，人們如何觀看並與之互動？這是第三部份對明治橋圖像進行的反思：亦即，在第二代明治橋圖像上所見的休閒觀光的互動模式之外，似乎有種人與明治橋的關係自一代明治橋就已經存在，並且難以圖像呈現；尤以失意的、自縊的、不法的人們為代表，他們眼中的明治橋，究竟是通往崇高神聖空間的通道，抑或僅是世俗生活的場域之一？或許，所謂的聖地，也僅是空間中雜多的其中一部分。

最後，回歸本研究最初的命題，當我們試圖以明治橋為主軸展開研究，也會發現其中的難題：本研究將視臺灣神社與明治橋為一體的邏輯拆解，卻同時難以跳出與臺灣神社相對關係的討論。不過，本研究仍然希望透過研究論述上，嘗試翻轉以臺灣神社為主、明治橋為輔的取徑，得到更多值得思考的面向，也期待未來有研究者更進一步的突破。

附表



【表 1】《臺灣日日新報》明治橋相關報導類別比例分佈圖



【表 2】《臺灣日日新報》明治橋落水／自殺事件報導（篇）

## 參考資料

### 文獻史料

1. 「橋口文藏外數名地方官ニ任命ノ件」，〈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1896年4月1日。
2. 〈自殺の場所（下） 圓山方面と下崁庄 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3月29日，日刊，7版。
3. 〈神社及社ノ取扱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總內第1132號（1924.04），頁48-49。
4. 〈男一人に女二人 圓山明治橋下の心中〉，《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3月25日，日刊，5版。
5. 〈投身老人は 蜆茶屋の主人〉，《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9月17日，夕刊，2版。
6. 〈入水する所を 巡查に救はる 蔡氏の第三夫人 八歳の子供と共に〉，《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月27日，日刊，7版。
7. 〈附圖説明—明治橋新橋の概要〉，《臺灣建築會誌》，第6輯第1號（1934.03），頁42。
8. 〈明治橋の橋臺を剥ぐ 空罌買賣に賣る〉，《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5月9日，日刊，7版。
9. 〈明治橋下 情死男女 姓名查明〉，《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17日，日刊，4版。
10. 〈明治橋新設費 來年度豫算編 七十餘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7月6日，夕刊，4版。
11. 〈明治橋舊橋の鐵材を貰受く 臺北市が動物園其他の工事に使用〉，《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5月20日，夕刊，2版。
12. 〈劍潭俱樂部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1月17日，日刊，2版。
13. 〈臺灣神社大祭前 新明治橋開通式 文武官民代表參列〉，《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27日，日刊，8版。
14. 〈舊明治橋の設計者から 懷舊の手紙 新橋の落成に當り〉，《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1月20日，日刊，7版。
15. 王紫芳，〈明治橋晚眺步紫芳君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7月4日，日刊，3版。
16. 吳漫沙，〈黎明了東亞〉，《南方》，138期（1941.09），頁27。
17. 桑木政彥編，《臺灣寫真大觀》，臺北市：臺灣寫真大觀社，1933。

18. 山崎鑿一郎，《臺灣の風光》，和歌山市：山崎鑿一郎，1938。
19. 小林羊六生，〈臺灣神社と明治橋〉，《臺灣》6卷1期（1935.01），頁46-47。
20. 杉山靖憲，《臺灣名勝舊蹟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21. 田中一二，《臺北市史》臺北市：臺灣通信社，1938。
22. 楊松，〈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1月8日，日刊，1版。
23. 林華，〈斷腸聲（一）〉，《風月》19號（1935.08），頁4。
24. 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日日三十年史——附台湾の言論界》，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1928。
25. 臺灣神社社務所編，《臺灣神社誌》，臺北市：臺灣神社社務所，1930。
26. 臺灣神社社務所編，《臺灣神社誌》，臺北市：臺灣神社社務所，1935。
27.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臺灣寫真帖》，臺北市：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8。

### 中文專書

1. 王惠君，《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新北市：左岸文化，2019。
2.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2003。
3. 張世倫，《現實的探求——臺灣攝影形構考》，臺北市：影言社，2021。
4. 傅朝卿，《臺灣建築的式樣脈絡》，臺北市：五南文化，2017。
5. 廖新田，《臺灣美術四論》，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2008。
6. 顏娟英著譯、鶴田武良譯，《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臺北市：雄獅出版，2001。
7. 蘇碩斌，《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臺北》，臺北市：群學出版，2010。

### 中文論文

1. 江寶釵，〈論臺北城的殖民現代性——以市區改正與新興建築為觀察核心〉，《文與哲》20期（2012.06），頁113-150。
2.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旅遊活動與地理景象的建構〉，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289-326。
3. 徐聖凱，〈日治時期都市公園的設施組成、休閒機能 and 活動變化〉，《臺灣史研究》27卷2期（2020.06），頁1-49。
4. 留啟群，〈神域與國魂——日治到戰後臺灣都市地景與都市圖像中國家意識〉，《臺灣美術》82期（2010.10），頁22-39。
5. 盛鎧，〈《圓山附近》與《南街殷賑》中的審美意識和空間意涵：郭雪湖畫

- 藝的現代性》，《臺灣美術》75期（2009.01），頁4-19。
6. 陳鸞鳳，〈日治時期「臺灣都市計畫令」實施前後各地神社空間規劃之分析〉，《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2008.09），頁95-126。
  7. 陳鸞鳳，〈日據時期在臺神社社域特徵之研究〉，《社會科教育學報》5期（2002.06），頁91-127。
  8. 廖新田，〈陳澄波藝術中的摩登迷戀〉，《故宮文物月刊》381期（2014.12），頁30-39。
  9. 廖新田著、郭建廷譯，〈再現臺灣——臺灣風景畫的視覺表徵〉，《臺灣美術》65期（2006.07），頁16-31。
  10. 蔣伯欣，〈作為方法的東洋：郭雪湖早期臺展作品初探〉，《臺灣美術》75期（2009.01），頁50-69。

### 學位論文

1. 邱函妮，〈街道上的寫生者 日治時期的臺北圖像與城市空間〉，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0。
2.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18。
3. 齊藤啟介，〈《台灣鐵道旅行案内》塑造的台灣形象〉，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2。

### 日文論著

1. 青井哲人，〈日本植民地期における臺灣神社境内の形成・変容過程〉，《日本建築学会計画論文集》521號（1999.07），頁285-292。
2. 曾山毅，《植民台湾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4。

## 圖版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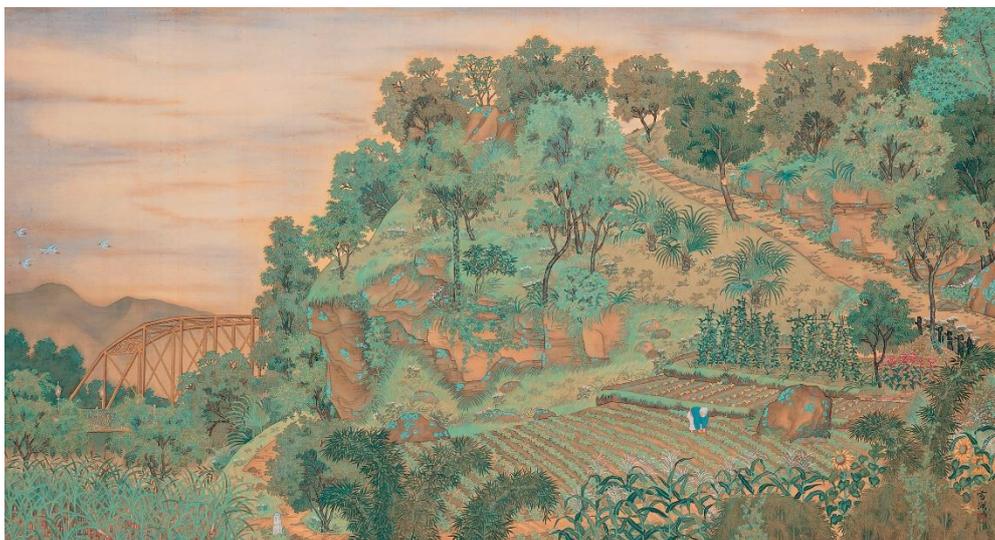
- 【圖 1】郭雪湖，《圓山附近》，1928，膠彩、絹，94.5 × 188 cm，臺北市立美術館藏。圖版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  
<<https://www.tfam.museum/collection/CollectionDetail.aspx?CID=3359&ddlLang=zh-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2】赤岡商會發行，〈臺北明治橋〉繪葉書，國家圖書館典藏。圖版來源：何培齊等編，《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市：國家圖書館出版，2007），頁 216。
- 【圖 3】鹽月桃甫，1931，臺北市紀念戳章，節錄自宮地硬介，《臺灣名所案内（郵便名勝スタンプ付）》，臺北市：合名會社松浦屋印刷部（1935），頁 1。圖版來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http://stfb.ntl.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4】赤岡商會發行，〈臺北明治橋〉繪葉書，國家圖書館典藏。圖版來源：何培齊等編，《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市：國家圖書館出版，2007），頁 216。
- 【圖 5】〈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10 月 28 日，日刊，17 版。圖版來源：「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https://cd3a.lib.ncu.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6】〈劍潭に架せる現在の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1 日，23 版。圖版來源：「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https://cd3a.lib.ncu.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7】〈明治橋〉，《臺灣寫真帖》（臺北市：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8），頁 9。圖版來源：「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  
<<http://rarebook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99/index.htm>>（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8】臺北市區改正圖，1935。圖版來源：蘇碩斌，《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臺北》（臺北市：群學出版，2010），頁 233。
- 【圖 9】〈明治橋（寫真術研究會第二等當選松村卯一郎君撮影）〉，《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4 月 2 日，日刊，5 版。圖版來源：「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https://cd3a.lib.ncu.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10】〈臺灣臺北圓山公園〉繪葉書，國家圖書館典藏。圖版來源：何培齊等編，《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市：國家圖書館出版，2007），頁 220。
- 【圖 11】大坪測，《明治橋》，1929，第三回臺展西洋畫部入選。圖版來源：「臺灣美術展覽會作品資料庫」：  
<[https://ndweb.iis.sinica.edu.tw/twart/System/database\\_TE/04te\\_search/index.jsp](https://ndweb.iis.sinica.edu.tw/twart/System/database_TE/04te_search/index.jsp)>（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12】木下靜涯，《臺灣神社》，1938，膠彩畫，91.5 x 50.8 cm，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圖版來源：白適銘，《日盛・雨後・木下靜涯》（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17），頁 50。

- 【圖 13】墨氏繪，〈臺灣神社〉繪葉書，張良澤收藏。圖版來源：張良澤、高坂嘉玲編，《日治時期（1895-1945）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全島卷（上）》（臺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2013），頁 17。
- 【圖 14】〈臺北の八景の一 明治橋の朝〉，《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1 日，日刊，25 版。圖版來源：「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https://cd3a.lib.ncu.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15】萩谷秋琴，《圓山》，1927，第一回臺展東洋畫部入選。圖版來源：「臺灣美術展覽會作品資料庫」：[https://ndweb.iis.sinica.edu.tw/twart/System/database\\_TE/04te\\_search/index.jsp](https://ndweb.iis.sinica.edu.tw/twart/System/database_TE/04te_search/index.jsp)（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16】〈神苑全景〉，《臺灣神社誌》（1930）插圖。圖版來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http://stfb.ntl.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17】〈臺灣神社境內〉繪葉書，國家圖書館藏。圖版來源：何培齊等編，《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市：國家圖書館出版，2007），頁 217。
- 【圖 18】東京製版所印行，〈神社全景、明治橋〉繪葉書。圖版來源：「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19】臺灣神社社務所發行，〈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境內之圖〉，1906（1923 再版），辻子実氏藏（神奈川大學）。圖版來源：「海外神社（跡地）に関するデータベース 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資料研究センター」：<http://www.himoji.jp/database/db04/permalink.php?id=2210>（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20】〈寫真上ら（一）新明治橋の遠望〉，《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0 月 27 日，夕刊，1 版。圖版來源：「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https://cd3a.lib.ncu.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21】〈寫真はしじみ茶屋前に全く引揚げられた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1 月 19 日，夕刊，2 版。圖版來源：「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https://cd3a.lib.ncu.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22】〈附圖説明—明治橋新橋の概要〉，1934。圖版來源：「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http://stfj.ntl.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23】〈明治橋の美觀、遙かに明治橋を望む〉繪葉書，1930 年代，國家圖書館典藏。圖版來源：何培齊等編，《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市：國家圖書館出版，2007），頁 218。
- 【圖 24】野村誠月，《新晴》，1935，第九回臺展入選。圖版來源：「臺灣美術展覽會作品資料庫」：[https://ndweb.iis.sinica.edu.tw/twart/System/database\\_TE/04te\\_search/index.jsp](https://ndweb.iis.sinica.edu.tw/twart/System/database_TE/04te_search/index.jsp)（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25】〈臺北市圓山公園前〉繪葉書，國家圖書館典藏。圖版來源：何培齊等

編，《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市：國家圖書館出版，2007），頁 220。

- 【圖 26】〈臺灣明治橋下〉繪葉書，國家圖書館典藏。圖版來源：何培齊等編，《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市：國家圖書館出版，2007），頁 220。
- 【圖 27】〈涼味 臺北明治橋下流〉，《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06 月 14 日，日刊，3 版。圖版來源：「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https://cd3a.lib.ncu.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28】〈明治橋頭秋色好 美人擎傘倚欄看〉，《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13 日，夕刊，5 版。圖版來源：「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https://cd3a.lib.ncu.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29】〈明治橋：美妙的現代橋〉（明治橋：素晴らしいモダンな橋），節錄自小川嘉一編，《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市：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35），面 132 後之夾頁。圖版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https://dl.lib.ntu.edu.tw/s/photo/item/103455#?c=&m=&s=&cv=&xywh=17%2C-103%2C530%2C571>（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30】郭雪湖，《橋畔春雷》，1932，私人收藏。圖版來源：盛鎧，〈《圓山附近》與《南街殷賑》中的審美意識和空間意涵：郭雪湖畫藝的現代性〉，《臺灣美術》75 期（2009.01），頁 11。
- 【圖 31】金子常光，1934，〈臺北市大觀〉。圖版來源：莊永明，《臺灣鳥瞰圖：1930 年代臺灣地誌繪集》（臺北市：遠流出版，2013），編號 7。
- 【圖 32】吉田初三郎，1935，〈臺灣八景別格：臺灣神社〉繪葉書。圖版來源：張良澤、高坂嘉玲編，《日治時期（1895-1945）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全島卷（上）》（臺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2013），頁 130。
- 【圖 33】鄉原古統，〈臺灣の守護神たる官幣大社臺灣神社を明治橋より拜したる圖〉，節錄自櫻田三郎，《臺灣拓植株式會社事業概觀》（臺北市：臺灣拓植株式會社，1940），頁 8。圖版來源：「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http://rarebook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99/index.htm>（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34】木下靜涯，〈口繪〉，節錄自《臺灣警察時報》266 號（1938.01），不著頁數。圖版來源：「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http://stfj.ntl.edu.tw/>（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 35】桑木政彥攝，〈基隆川の家鴨飼（臺北州）〉，《臺灣寫真大觀》（臺北市：臺灣寫真大觀社，1933）插圖。圖版來源：「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

## 圖版



【圖 1】郭雪湖，〈圓山附近〉，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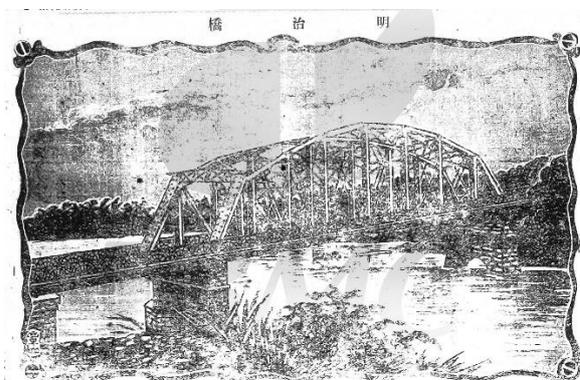
【圖 2】赤岡商會發行，〈臺北明治橋〉繪葉書。



【圖 3】顏月桃甫，1931，臺北市紀念戳章。



【圖 4】赤岡商會發行，〈臺北明治橋〉繪葉書（局部），一代明治橋欄杆放大。



【圖 5】〈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0月28日，日刊，1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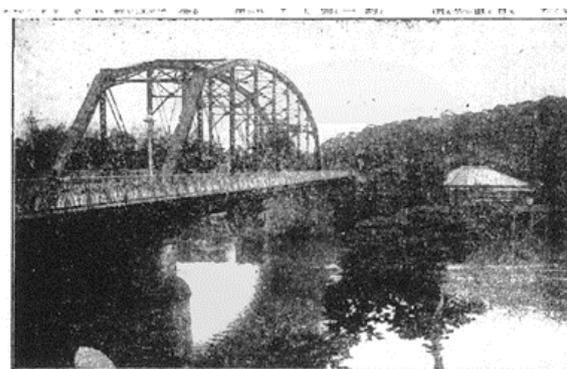
【圖 6】〈劍潭に架せる現在の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1日，2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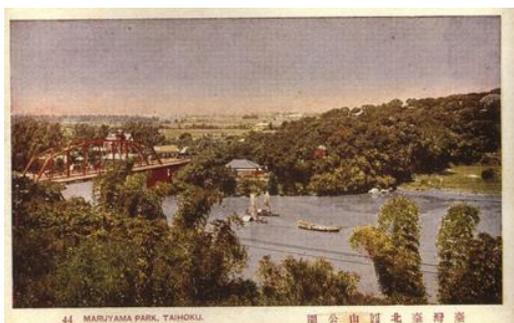
【圖 7】〈明治橋〉，《臺灣寫真帖》附圖，1908。



【圖 8】臺北市區改正圖，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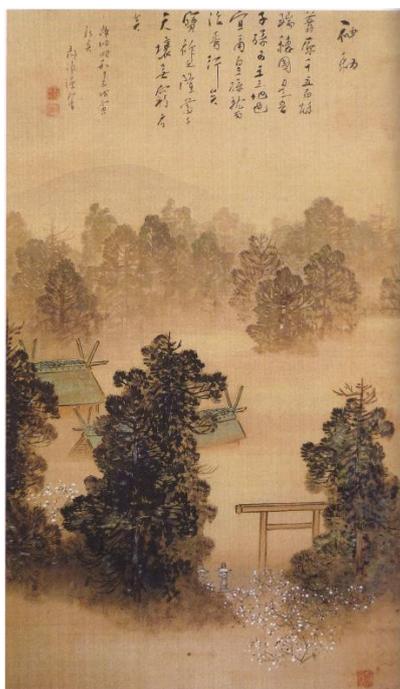
【圖 9】〈明治橋（寫真術研究會第二等當選松村卯一郎君撮影）〉，《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4月2日，日刊，5版。



【圖 10】〈臺灣臺北圓山公園〉繪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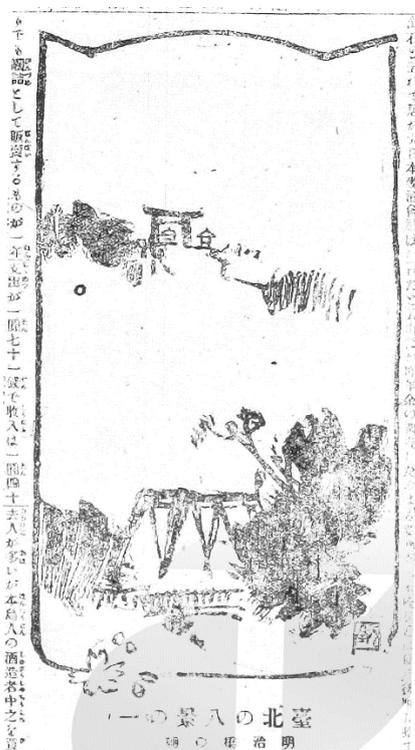
【圖 11】大坪測，《明治橋》，1929。



【圖 12】木下靜涯，《臺灣神社》，1938。



【圖 13】墨氏繪，《臺灣神社》繪葉書。



【圖 14】〈臺北の八景の一 明治橋の朝〉，《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月1日，日刊，25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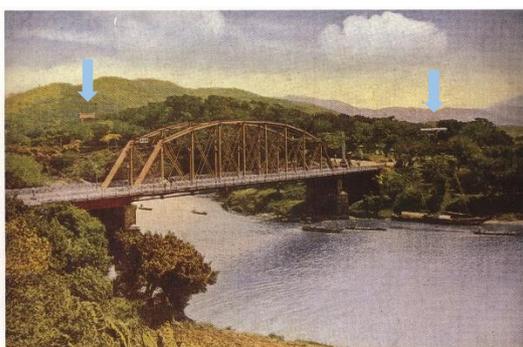


【圖 15】萩谷秋琴，《圓山》，1927。



神苑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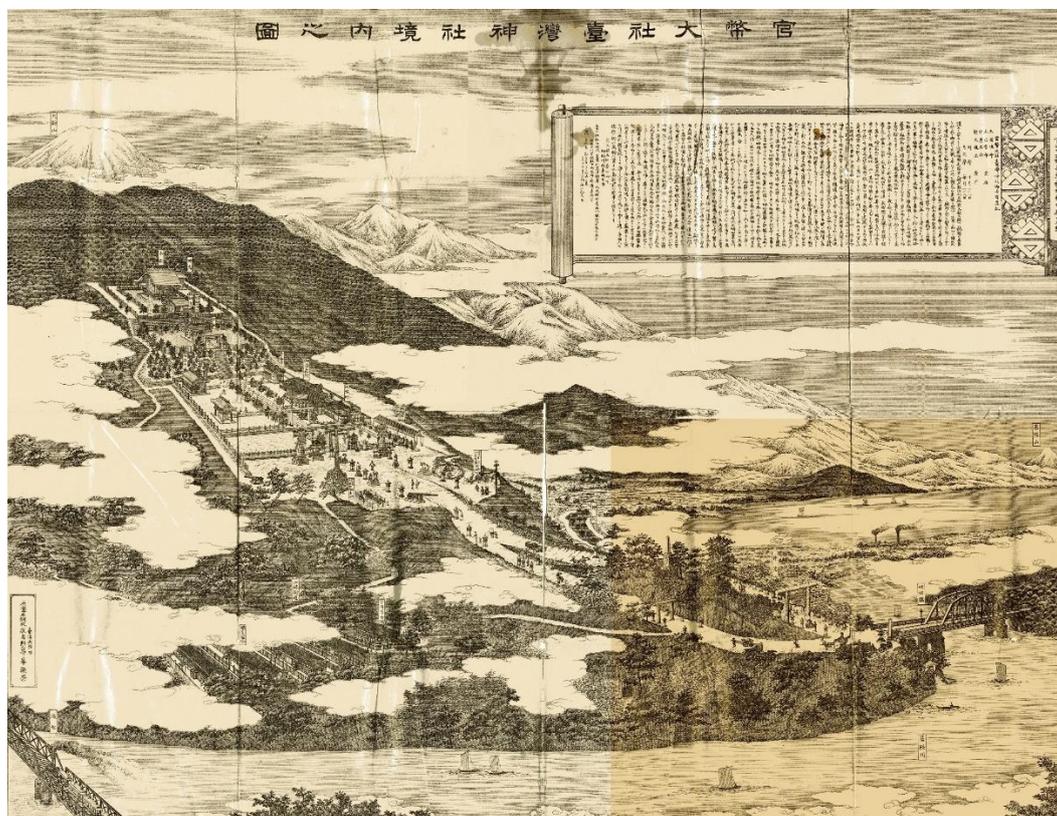
【圖 16】臺灣神社社務所，〈神苑全景〉，《臺灣神社誌》（1930）附圖。



【圖 17】〈臺灣神社境內〉繪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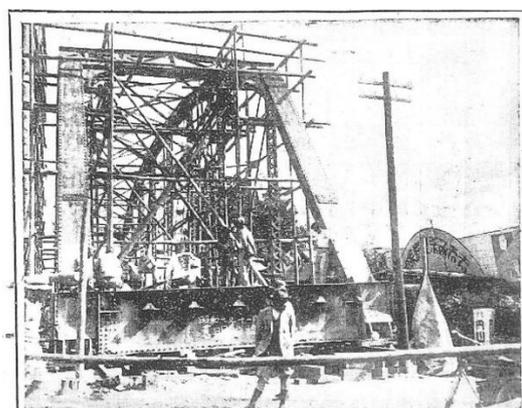
【圖 18】〈神社全景、明治橋〉繪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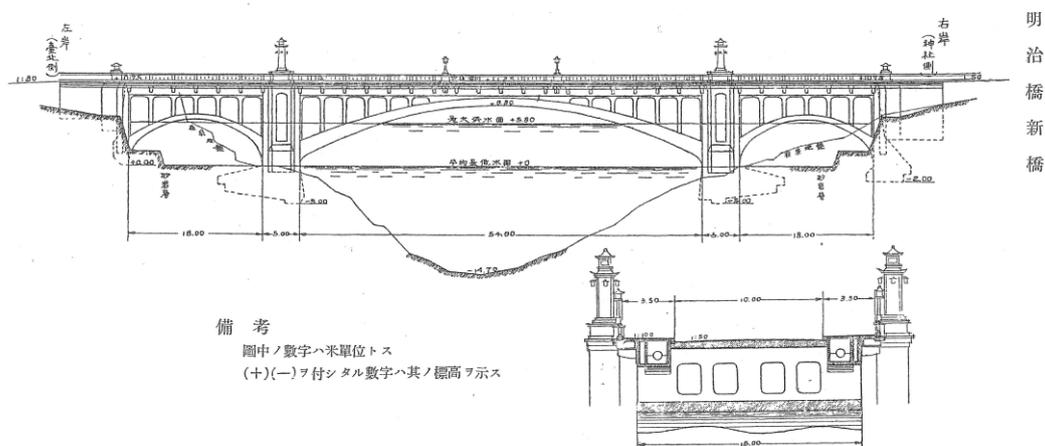
【圖 19】〈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境內之圖〉，1906（1923 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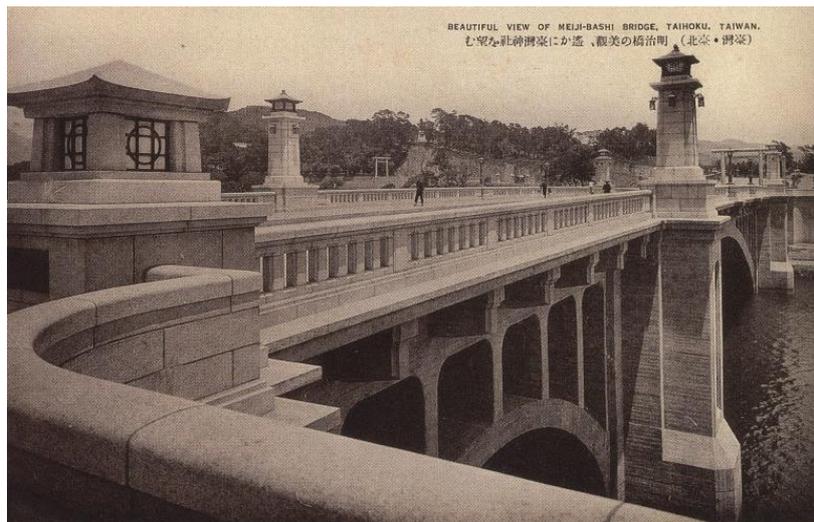
【圖 20】〈寫真上ら（一）新明治橋の遠望〉，《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0 月 27 日，夕刊，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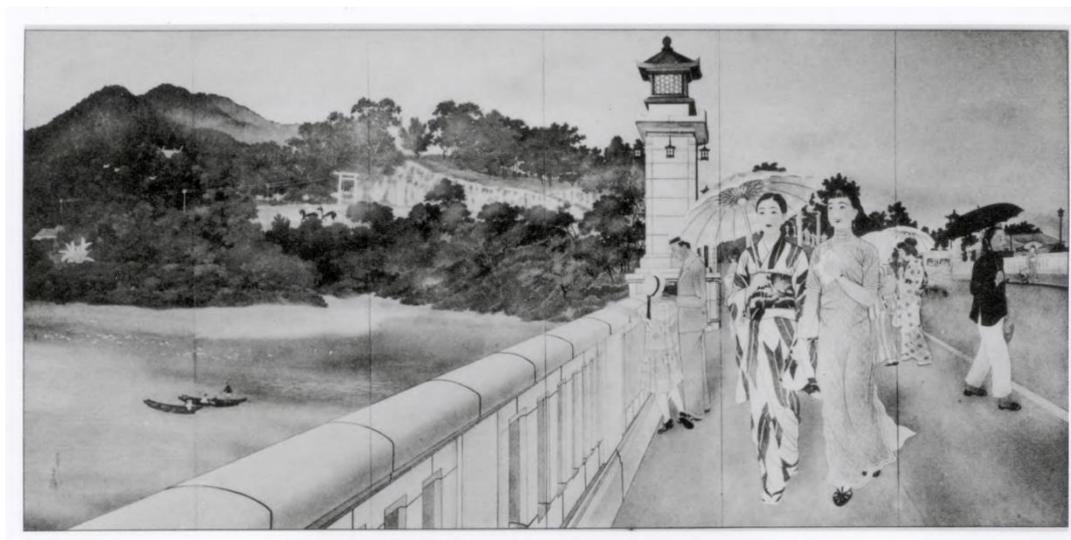
【圖 21】〈寫真はしじみ茶屋前に全く引揚げられた明治橋〉，《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1 月 19 日，夕刊，2 版。



【圖 22】〈附圖說明—明治橋新橋の概要〉，1934。



【圖 23】〈明治橋の美觀、遙かに明治橋を望む〉繪葉書，1930 年代。



【圖 24】野村誠月，《新晴》，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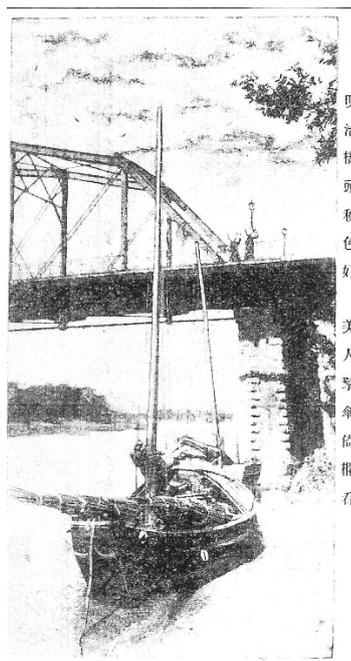
【圖 26】〈臺北市圓山公園前〉繪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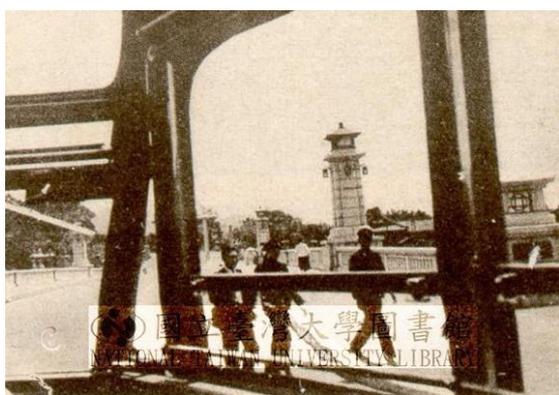
【圖 26】〈臺灣明治橋下〉繪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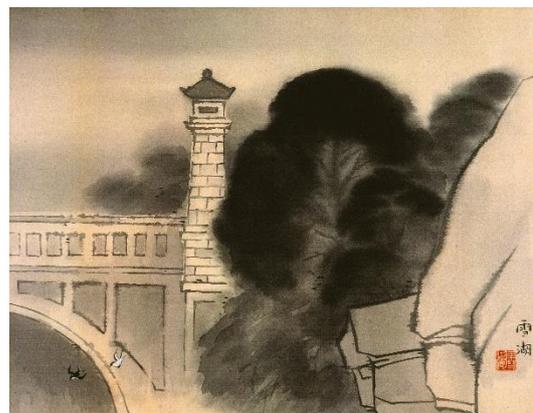
【圖 27】〈涼味 臺北明治橋下流〉，《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06 月 14 日，日刊，3 版。



【圖 28】〈明治橋頭秋色好 美人擎傘倚欄看〉，《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13 日，夕刊，5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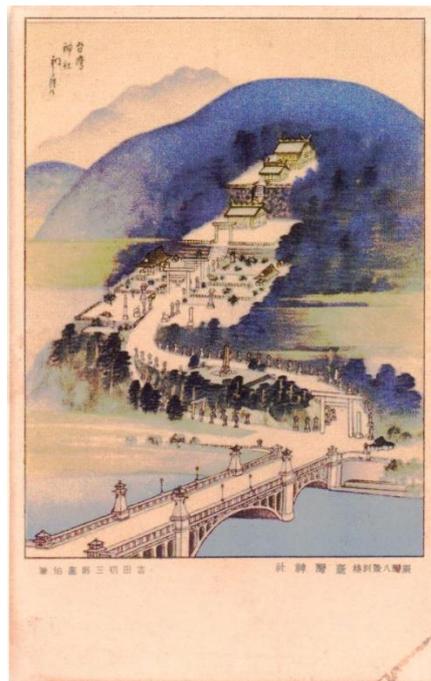
【圖 29】〈明治橋：美妙的現代橋〉，1935。



【圖 30】郭雪湖，〈橋畔春雨〉，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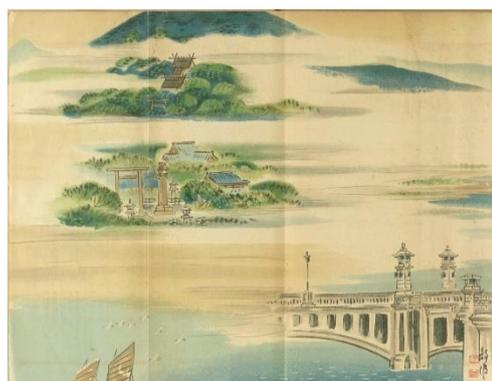
【圖 31】金子常光，〈臺北市大觀〉，1934。



【圖 32】吉田初三郎，〈臺灣八景別格：臺灣神社〉繪葉書，1935。



【圖 33】郷原古統，〈臺灣の守護神たる官幣大社臺灣神社を明治橋より拜したる圖〉，1940。



【圖 34】木下静涯，〈口繪〉，1938。



【圖 35】桑木政彦攝，〈基隆川の家鴨飼（臺北州）〉，《臺灣寫真大觀》附圖。

